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列傳主

郭子儀

子曜
晞子綱

盱

晞

暉

暉

暉

暉

暉

仲文

子儀弟幼明

幼明子斯

暉

暉

郭子儀

字子儀

華州郿縣人父敬之歷綏涇桂壽泗五州

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體

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

八載於木刺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

使拜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

永清柵北築城仍改橫塞爲天德軍子儀爲之使兼九

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十一月

以子儀爲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陁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載正月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顏杲卿河北郡縣皆爲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斬僞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

河祿山聞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於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是月哥舒翰爲賊所敗潼關不守元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爲朔方留後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卽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

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焉詔以子儀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關輔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爲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許之兵及陳濤爲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殫唯倚朔方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賊之斬獲數萬

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

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

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

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

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十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

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

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

旰死於陳進收倉自是潼關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

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

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潯水之西與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一
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子儀奉元帥爲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回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開歸仁等敗

是夜奔陝郡翼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歡叫
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
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羣臣稱賀帝以宗廟被焚悲
咽不自勝臣僚無不感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
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
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
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
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回紇令進盡殺之
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來卽
時大敗僵屍遍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

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兵於天津橋
南士庶歡呼於路僞侍中陳希烈僞中書令張垆等三
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河南賊
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尋入
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於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
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二月還東都命子儀
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僞將安守忠以
獻遂朝京師敕百僚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
進位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
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北庭行營節度李嗣業襄鄧節

度使魯炅荆南節度季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
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
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
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
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
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
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
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旣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
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
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僞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

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於愁思岡賊軍又敗乃連營

圍之

進圍相州

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匹求救於史思明

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衆赴之營於滏陽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僞稱燕王王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衆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炆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炆中流矢于儀爲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

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
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爲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
道行營元帥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不振媒
孽之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
光弼副之委以陝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
乃思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
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儀邠
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仍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
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
年九月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

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爲朝恩所間事竟不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邠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臥內謂子儀

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四萬疋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河朔代宗卽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旣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敕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冊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

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不斷再造區宇自後
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鼐是以
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詆直慮
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敢皇天后土
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
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
折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水傷骨跋涉難阻山沒死生
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澤念及勤勞貽臣詔
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
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

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
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
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代宗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
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王率師進討
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茂來
瑛子儀旣爲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梁崇義據
襄陽叛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
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
爲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涓而南緣山而
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於蓋屋自辰至酉殺

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上計無所出遽
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不利李
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
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產以助軍至咸陽蕃軍已過渭
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還京至
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沿路遂以四百騎叛
仍逼豐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
豐王等所向遂護送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山至商
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人招輯亡逸其軍漸
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立帝號

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

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爲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

幟鼓鞞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

年豪俠以爲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

去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爲遊奔直渡滄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

俟少夜鼓朱雀街呼大將李忠義先屯兵死中渭執節

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纒進至滌西射生將

王撫自署爲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

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

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

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
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
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嶓函前有
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與王者所
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
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
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秦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
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
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
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

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順助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

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啤旣乏軍儲又鮮
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
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
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
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
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
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糗食不充國
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
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
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

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
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遺瑗史鱗之血薄征
弛力卹隱迨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
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
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迺鑿上都再造邦家唯新
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
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
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
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
凌烟閣是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并

汾諸縣以爲已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旣退僕固懷恩帳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奔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月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浸壞

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啟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卽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

師大恐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
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對曰懷恩雖稱驍
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
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
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
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
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
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不
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勝或若迫之是速其
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

退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
朝見之禮宴賜降厚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
辭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參朝
政外摠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糾逖羣慝功微
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非所以固辭太
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
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偏淺又寡智
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
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
摠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

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子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詔不允翼日敕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臣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爲之一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驟厥處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況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

色清濁不分爛羊之謠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手詔答曰優崇之命所以報功摠領之司期於賦政卿入居台鉉出統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難靖羣氛

於海表凝庶績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簡人難
其易爾易其難所以命掌六聯首茲百辟顧循時議僉
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之道語政理之
源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遣內侍
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
帳牀蓐珍玩之具時蕃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爲內地常
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
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渾
奴刺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先
發數萬人掠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

重兵繼其後回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天子下詔親征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藍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軍屯苑內京城壯丁並令團結城二門塞其一魚朝恩括士庶私馬重兵捉城門市民出竇穴而遁去人情危迫是時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宋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

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
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
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回紇皆曰
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
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
今日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
公等何有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
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
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
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

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平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子儀說回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馬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於鳴沙羣虜無所統攝遂許諾乃遣首領石野那等人朝子儀遣朔方兵馬使白元光與回紇會軍吐蕃知其謀是夜奔退回紇與元光追之子儀大軍繼

其後大破吐蕃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斬首五萬生擒
萬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獲牛羊駝馬三百里內不
絕子儀自涇陽入朝加實封二百戶還鎮河中大曆元
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謀叛帝
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往河
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請爲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
奉詔大閱軍戎將發同華將吏聞軍起乃斬智光父子
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
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
儀第朝恩出羅錦二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九月吐蕃寇涇州詔子儀以步騎三萬自河中移屯涇陽十月蕃軍退至靈州邀擊敗之斬馘二萬十二月盜發子儀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還河中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詔子儀率師五萬自河中移鎮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於靈武十月子儀入朝還鎮河中時議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

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爲涇
原節度使入年十月吐蕃寇涇州子儀遣先鋒兵馬使
渾瑊逆戰於宜祿不利會馬璘設伏於潘原與瑊合擊
大破蕃軍俘斬數萬計回紇赤心賣馬一萬匹有司以
國計不充請市千匹子儀以回紇前後立功不宜阻意
請自納一年俸物充回紇馬價雖詔旨不允內外稱之
九年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
發涕零旣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
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
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

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闕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贖欲求制勝豈易爲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牒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強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橫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

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瀾勢分願陛下更詢讜
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
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
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
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
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
神明所鑒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
執辭也德宗卽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
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五百人
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弟女婿

拜官者十餘人建中二年夏子儀病甚德宗令舒王誼
傳詔省問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臥
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
五德宗聞之震悼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
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
蒙五岳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
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爲師
增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柱
國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
料敵若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爲戎

公能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患勞其戡定於邊有
寇藉其驅除安社稷必有於絳侯定羌戎無踰於充國
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譽夷
狄而勞乎征鎮二紀於茲頃以春秋旣高疆場多事罷
彼旌鉞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
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
養勲賢之德膏育生靈藥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壞
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
名位斯極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體望
尤重歛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慕表

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絹三千疋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丈八而詔特加十尺羣臣以次赴宅弔哭兇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隕泣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庭子曜盱眙臨朐暖曙映等八人婿七人皆朝廷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領之而已參佐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昇朝秩貴位勒其姓名於石今在河中府人士榮之史臣裴均曰汾陽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

得士心前後遭權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譁毀百端時方

握強兵或方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詔故讒

謗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

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

遇天幸竟免患難魚朝恩嘗約子儀修其元載使人告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田承嗣

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方跋扈魏州倣狼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

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崩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

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其

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

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願指進退如
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
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
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
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
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
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
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
此無缺焉唯以讒怒誣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杖殺之

物議爲薄

曜子儀長子性孝友廉謹

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

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

子儀出征於外留曜治家少長

千人皆得其所諸弟爭飾池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朴自處累遷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子儀罷兵柄乃遍加諸子官以曜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子儀薨後楊炎盧杞相次秉政姦諂用事尤忌勳族子儀之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許綳過相次貶黜曜家大恐賴宰相張鑑力爲庇護姦

人幸其危懼多論奪田宅奴婢懼不敢訴德宗微知之
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皇家誓誓以山河琢之
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時與人爲市以子儀
身歿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爲理詔下方已懼
居喪得禮若儒家子服未闋寢疾或勸其茹葱薤懼竟
不屬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贈太子太傅

諡曰孝

晞子儀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初以戰功授左
贊善大夫從廣平王收復兩京晞力戰於香積寺陝西
皆出奇兵克捷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後河中
軍亂殺節度使李嗣貞荔非元禮於絳詔以子儀爲河

東關內副元帥鎮絳州時四方擾叛多逐戎帥于儀至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選親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日叛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以援邠州與馬麟合勢大破蕃軍其年冬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於涇北于儀令晞率步卒五千騎軍五百出西南掩擊之晞以兵寡不敵持而不戰及至晡晚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虜虜斬首五千級是時連戰皆捷詔加御史大夫于儀固讓不受承泰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大厯七年加

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丁母憂服除加檢校工部尚書
判祕書省事建中二年丁父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
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噤口不言泚以兵脅之
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
初晞兄曜襲父代國公實封二千戶及曜卒詔曰故尚
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元道光下土積其善慶
垂裕無窮雖嫡長云殂支宗斯盛汾陽舊邑蓋有不承
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戶曖夙稟
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榜摠美金章繼撫先封允宜聽
復曖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并弟右

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昭太子左諭德
映等並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
之誠其實封二千戶宜準式減半餘可分襲映可襲代
國公仍通前襲三百戶晞可二百五十戶昭可五十戶
通前三百七十戶映可二百三十五戶尋又詔尚父子
儀男晞映昭四人所襲實封各減五十戶以賜郭羅
男鐸郭昭男鐸各襲一百戶晞至行在復檢校工部尚
書太子詹事從駕還京改太子賓客晞子鋼爲朔方節
度使杜希全實佐希全以鋼攝豐州刺史晞以鋼幼弱
恐不任邊職貞元七年晞上章請罷鋼官德宗遣中使

召之鋼疑以他事見攝乃單騎走入吐蕃尋將見鋼獨
叛不納置之筏上流入黃河令歸杜希全得之送赴京
師賜鋼自盡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復授太子賓客累封
公貞元十年卒贈兵部尚書晞次子鈞鈞子承猷別有
傳

暖子儀第六子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驸

馬都尉試殿中
監封清源縣侯

時昇平年亦與暖相類大厯中恩寵冠

於戚里歲時錫賚珍玩不可勝紀大厯十三年有詔毀
除白渠水支流碾磴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磴兩輪
郭子儀私磴兩輪所司未敢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

謂公主曰吾行此詔蓋爲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爲
衆率先公主卽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磴八十餘所皆毀
之暖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暖

亦不令出入旣而朱泚之亂不知車駕幸奉天爲賊所

逼欲授僞官暖辭以居喪被疾旣而與兄驍弟暉及昇

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舊復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進金紫光祿大夫
賜實封五百戶

從駕至

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員

貞元三年
襲代國公

貞元中帝爲皇孫廣

陵郡王納暖女爲妃暖貞元十六年七月卒

年四
十八贈尚

書左僕射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贈號國大長公

主諡曰懿廣陵王卽位爲憲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和十五年穆宗卽位尊郭妃爲皇太后詔曰追遠飾終先王令典況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流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尊親親於是予在皇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於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修一德歷仕三朝建中末年屬有大難畢力扈駕忘軀卽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啟塗山之祥肆予小子獲纘大業未展定申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師用光緝禮可贈太傅暖子釗鉉銘

四子備釗鉉銘

昭代宗朝累歷司農卿居父憂建中三年冬舒王誼爲

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以昭檢校左庶子爲元帥府都

押牙京城亂從幸山南轉太府卿隨駕還京拜左金吾

衛大將軍德宗幸奉天昭方領家兵獵苑北問蹕至伏

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

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昭與功臣李

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

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昭清

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爲貞元末卒

禁軍將軍昭終祁國公
釗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母昇平長公
主代宗朝釗爲外孫恩寵踰等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
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爲左金吾衛大將

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
充邠寧節度使數歲檢校戶部尚書入爲司農卿釗大
勲之後姻戚里而謙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臨民無
驕怠之色無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憲宗
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穆宗
在東宮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釗釗曰殿下身爲皇太
子但旦夕視膳謹身以俟又何慮乎迄今稱釗得元舅
之體穆宗卽位冊皇太后南內推崇外氏以釗兼司農
卿未幾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歲中換
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釗歷踐藩鎮以汾陽胃

盾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所莅簡約不撓其俗自理敬宗卽位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徵釗爲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卽位加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蠻陷馮州遂寇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蠻軍已寇梓州諸道援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築巔責以侵寇之意築巔曰杜元穎不守疆場屢侵吾圍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爲太常

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詔贈司徒子仲文仲辭子

文仲恭仲辭

縱

字利用

母昇平長公主大厯貞元之間恩禮冠諸主順

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尚縱時縱與公主年未及冠
郡主尤爲德宗之所鍾愛故縱之貴寵焜耀一時順宗
卽位改封德陽爲漢陽公主縱累官至衛尉卿駙馬都
尉改殿中監穆宗卽位縱爲叔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
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

擢檢校國子祭酒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

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

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城南有汾陽王別墅林泉之

致莫之與比穆宗嘗遊幸之置酒極歡而罷賜縱甚厚

俄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從容
貴位三十餘年而椒房之寵國舅之恩近代以來無有
其比而縱恭遜虔恪不以富貴驕人士無賢不肖接之
以禮由是中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
仍以其弟銛代縱爲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銛性和
易累爲

殿中監尚西河公主代縱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長
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
降沈氏生一子銛
無子以沈氏子嗣

仲文大和末爲殿中少監開成初詔仲文襲父太原郡
公制下給事中封敕奏曰伏準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
仲文襲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

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辭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
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卽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辭不合
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
戚里勲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奪宗之配實
玷風教且仲文仲辭旣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
請付臺勘當詔曰以萬年縣尉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
太皇太后姪不之罪尋以仲辭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尚饒陽公主又仲
辭兄詹事府丞仲恭爲銀青光祿大夫尚金堂公主
郭幼明尚父子儀之母弟也性謹愿無過不工武藝喜

賓客飲讌居家御衆皆得其歡心以子儀勲業累歷大
卿監大厯八年卒贈太子太傅

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自關隴陷蕃爲虜所隔其四
鎮北庭使額李嗣業荔非元禮皆遙領之昕阻隔十五
年建中二年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俱遣使於朝
德宗嘉之詔曰四鎮北庭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
落國朝已來相次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之
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將交修共
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
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其將

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資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賜姓名時昕使自回紇歷諸蕃部方達於朝又有袁光庭者爲伊州刺史隴右諸郡皆陷光庭堅守伊州吐蕃攻之累年兵盡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使知之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沒天祚土德寔生汾陽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并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間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勲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羣小肆讒位重懇辭失寵無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報仇讎晏然効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

稷純臣自秦漢已還勲力之盛無與倫比而晞曖於縑
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贊曰猗歟汾陽功扶昊蒼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靜
亂五福其昌爲臣之節敢告忠良

新書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
提孤軍轉戰逐北義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
若贅旃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恚
詭奪兵柄然朝問命夕引道無讎介自嫌及被圍涇
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
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乃光弼等畏屈不終而子
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承終雖齊桓晉文比之
爲福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
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
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列傳三十一

僕固懷恩

梁崇義

李懷光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爲蕃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噉乙李噉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特進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鬪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郭

子儀討高秀巖於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
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
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
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卽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
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
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
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
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
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回紇請
兵結好回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遣首領隨

懷恩入朝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僞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率衆來援苦戰二日官軍敗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月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於清渠不利歸於鳳翔及回紇使葉護帝得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肅宗乃遣廣平王爲元帥以子儀爲副而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汶水

西京無汝水案回紇傳
作瀆疑當從回紇傳

賊伏兵於營左懷恩引回紇馳

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弃城
走矣請以二百騎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
張通儒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後圖之懷
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
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爲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尙速
何明日爲王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返一
夕四五起進明諜至守忠等果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陝
西之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
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

封二百戶乾元元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
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圍相州
戰愁思岡凡經五月常爲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
冠三軍尋充都知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
之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
度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又擒徐璜玉安太清拔懷
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
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爲鬪將
懷恩爲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
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爲帥以寬厚

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
爲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
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從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

顧特異諸將至冬加工部尙書敕李輔國及常叅官送

上太官造食以寵之

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于瑒亦善鬪以儀同三司將兵

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色瑒劫致於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耶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泚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蘇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召入爲工部尙書寵以代宗卽位拜隴右節度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殊禮

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回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爲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衆號十萬關中騷擾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於塞上勞之遇於忻州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毗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爲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即令其母便發懷恩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晉營於陝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

爲中軍先鋒以懷恩爲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陳鄭節度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於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拔賊死者數萬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旣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而不動魚朝

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
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
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
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萬
二千人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
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
封其府庫獲僞中書令許叔冀王佑等承制釋之悉皆
安堵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乃使其子右廂兵馬
使瑒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衆乘勝逐
北懷恩常壓賊而行至於鄭州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僞

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拔滑州追破朝義於衛州僞
睢陽節度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等兵馬四萬餘衆又
與朝義合據河來拒瑒連盤濟師登岸薄之賊黨悉奔
長驅至昌樂縣東朝義率魏州兵馬來戰又敗走達盧
來降賊徒震駭於是相州僞節度薛嵩以相衛州洛邢
趙降於李抱玉高輔成尙文愬僞恒陽節度李寶臣以
深恒定易四州降於河東節度辛雲京朝義至貝州又
與僞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
軍以俟變朝義領衆三萬并攻具來攻瑒令高彥崇渾
日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

之其時回紇又至官軍益振塲卷甲馳之大戰於下博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崩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又走莫州於是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進軍莫州城下朝義與田承嗣頻出挑戰大敗而旋臨陣殺其僞尙書敬榮朝義懼自分萬餘衆投歸義縣留承嗣守城於是淄青節度侯希逸繼諸將同爲攻守凡月餘日塲與高彥崇侯希逸薛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朝義於歸義縣交鋒而賊潰屬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降款塲頓兵於其境遣懷仙分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

州石城縣溫泉柵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又降田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與諸將班師先是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仍加實封四百戶通前一千戶春又加太子少師充朔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仍與一子五品官高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加實封三百戶仍與一子五品官高彥崇太子賓客依舊朔方右廂兵馬使實封

二百戶莊宅各賜一所與一子五品官遂詔懷恩統可汗還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與回紇可汗會出太

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塔疑其召戎閉關不報且懼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戰無役不從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爲功無以讓至是又爲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州

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邠李懷光據

晉州張惟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

會中官駱奉先使於雲京雲京言

懷恩與可汗爲約逆狀已露乃與奉先厚結歡奉先迴至懷恩所其母數讓奉先曰爾等與我兒約爲兄弟今

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先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先遽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爲令節奉先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馬是將害我也奉先懼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馬奉先使迴奏其反狀懷恩累表請誅雲京奉先上以雲京有功手詔和解之懷恩遂有貳於我至七月改元廣德冊勲拜太保仍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并階仍加實封五百戶僕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實封一百戶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於凌煙閣尋以瑒爲御史

大夫朔方行營節度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內死王
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收兩京皆導引回紇摧滅
強敵而爲人媒孽蕃性獷戾怏怏不已乃上書自敘功
伐曰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
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
大寧郡王臣懷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
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早
沐國恩臣年未弱冠卽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
場叨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祿山作亂大振
王師臣累任偏裨決死靜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

仗皇天之威神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
周宸極不安海內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
權誓雪國讐以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
皆先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姪沒於軍前九族之親十
不存一縱有在者瘡痍徧身况陛下潛龍之時親統師
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未捐官館之
時臣頻立微効臣累霑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
家便奪兵權逾年宿衛臣雖內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
以日繼時命懸秋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
下龍躍天衢繼續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

之明杜絕衆多之口特拔臣於汧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遊蒐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効錐刀之功上荅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回紇仗義而來士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姪令至大原祇迎一切事宜許臣逐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克復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卽被朝恩猜阻要爲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賊却迴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罄竭家產爲國周旋發遣外蕃貴圖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

蕃夷怨怒早欲相讐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
了迺至太原臣忝跡鼎司又承重寄奉先雲京曾無禮
數閉關不出相看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
遣一介知間自以行事乖疎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
謗黷妄起異端扇動軍城以爲設備又臣從潞府過日
見抱玉祇迎回紇庶事用心懇稱家資罄於公用又與
臣馬兼銀器四事臣於回紇處得給便與抱玉二千匹
以充荅贈今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貺便爲結
託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採聽流言
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

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
數軍兵圍不解臣不顧老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
遂遣徵兵討叛使得河曲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
國其罪一也臣男瑒嘗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已旋
卽弃逆歸順却來投臣臣斬之以令士衆且臣不愛骨
肉之重而徇忠義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
二女俱聘遠蕃爲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
宇清平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顧危亡
身先行陣父子効命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
也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

使皆握強兵臣之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既定賦稅以時
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五也臣叶和回紇戡定兇徒天下
削平蕃夷歸國使其永爲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寧干
戈止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
其罪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延頸轅門以待斧鑕
過此以往更無他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
吳卒浮屍於江上大夫種霸越終賜劍於稽山唯當吞
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復何訴哉且葵藿尙解仰
陽犬馬猶能戀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
顏豈暫心離魏闕誠恐以忠獲罪龜鏡不遙頃者來瑱

受誅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况來瑱功業素高人多所忌不審聖衷獨斷復為姦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羅斯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聞追詔數人並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是臣不忠只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略奉先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蒙蔽聖聰人皆懼死誰復敢言臣義切君臣志愛社稷若無極諫有負聖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鑊况今西有大戎背亂東有吳越不庭均房羣盜縱橫廊坊稽胡草擾陛下不思外禦而乃內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

航納費天下至大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云與驃騎商量曾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却信嫉妬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毀黷弓藏鳥盡兔死犬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關鍵大開收馬放羊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糧勸課農桑務安黎庶有何狀跡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爲馬陛下儻斥逐邪佞親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邊之戎不足

爲患梗命之寇將復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覩聖顏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士留連臣今便託巡晉絳等州於彼遷延且住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臧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卽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鄙臣愚慮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

無地九月上以回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慶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說之曰公以讒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公不見來與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誅

句有誤新書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

懷恩然之明

日又以懼死爲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遵慶復命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紇使還懷恩與可汗往來恐洩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衆攻雲京雲京出戰場大敗

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尙書右丞顏真卿請奉
詔召懷恩上因以真卿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宣
慰之真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
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于
陝郊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
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
攘去犬戎卽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
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
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
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禍

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爲朔
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之
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聞子儀到
束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衆復振
上念其勲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

月餘日竟以壽終

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於
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

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
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
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
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
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

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

又遙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

王餘並停是秋爲鄉導誘吐蕃十萬人寇涇邠州祭來

瑱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儀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蕃衆號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衆自北道先寇醴泉奉天任敷鄭庭郝德自東道寇奉天同州羌渾奴刺之衆自西道寇盩屋鳳翔朝廷大駭詔遣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中渭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

之張韶代領其衆

案新書同鵠傳韶為懷恩囚死疑誤

為徐璜玉所殺璜

玉領其衆又為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回紇進寇涇陽諸軍堅壁不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回紇爭長莫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自効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敗走羌渾又多降於李抱玉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衆為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餽軍適幸天亡而上為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為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閏

十月懷恩姪名臣領千餘騎來降

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

云統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鈎後爲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累遷爲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州與同列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不決諸將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寶應二年三月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以襄州薦履兵禍屈法含容姑務息人也歷御史中丞大夫尙書遂與田承嗣李

正己薛嵩李寶臣爲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
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然於羣兇地最褊兵最少
法令最理禮貌最恭其地跨東南之衝數有王命之所
宣洽故其人知化所親嘗勸其來朝崇義曰吾本帥來
公有大勲庸當上元中以閹豎讒譱逡巡稽召及代宗
嗣位不俟駕行旋見誅族今吾釁盈而事久若之何見
上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崇
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爲變崇義聞之
請罪昔坐決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
初劉文喜作難舟嘗人其城說利害文喜拘之會帳下

殺文喜而降四方反側者聞之謂舟必能覆軍殺將是以皆惡及舟至又勸其入覲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二年春發五使宣諭諸道而舟復如荆襄崇義慮有變拒境不納上言軍中疑懼請換他使繇是益不安兇謀日深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羣兇方自疑阻朝廷將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乃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兼授其裨將蘭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崇義益恐怖使持滿而受命蘭杲奉詔書又不敢發馳詣崇義請命崇義益疑懼對著號哭不受詔由是徵四方兵使希烈統

擊之崇義乃發兵攻江陵以通黔嶺及四望大敗而歸
遂屯襄鄧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無遺燹
既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崇義使將翟暉杜少誠迎戰
於蠻水希烈大破之復合於涑口又破之二將求降希
烈受之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
老小閉壁將守者斬鬪爭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義與
其妻投井而死傳首闕下其親戚希烈皆戮之選其嘗
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
後從劉悟爲昭義將從

諫死遣進旆
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於幽州父常爲

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太常卿主右衛兵將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朔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實封三百戶大厯六年兼御史中丞間一年兼御史大夫加爲軍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十二年以母憂罷職明年起復本官仍兼邠寧慶三州都將德宗卽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復檢校刑部尙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晉絳

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先是懷光
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
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矣建中初涇原四
鎮節度使段秀實爲宰相楊炎所惡徵爲司農卿上將
復城原州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
使時懷光挾私怨新誅殺朔方舊將溫儒雅等數人涇
州軍士咸畏之劉文喜因衆不欲遂以城叛詔朱泚與
懷光將兵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
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
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戶邠

寧節度等使姪故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
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
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
營壘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恆山爲滔等所敗復爲悅
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尋加同
平章事益實封二百戶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明年十
月涇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旣僭大號遣中使馳告
河北諸帥懷光率軍奔命時屬泥淖懷光奮厲軍士道
自蒲津渡河敗泚騎兵於醴泉直赴奉天前數日先遣
裨將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堙呼城上人

曰朔方軍使也乃以繩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

矢時上在重圍中守拒益急既知懷光軍至令張韶號

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泚兵於魯店泚乃解兵

還走入城懷光性麤厲疎懷緣道數言盧杞趙贊自志

貞等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當請誅之

杞等微知之懼甚或以告王翺翺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

告盧杞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可許至奉

天德宗從之懷光屯軍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

賊保官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

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上不得已為貶

杞趙贊白志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

也又殺之懷光既不敢進軍遷延自疑因謀爲亂初詔

遣崔漢衡使於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尙結贊曰蕃

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爲信今奉制書無懷光名署故不

敢前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軍懷光

堅執言不可者三

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燕今其來必肆宿志一不可彼

云引兵五萬旣用其人則同漢士倘邀我厚賞何以致

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

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不昔署制詞且慢謂贄曰爾

何所能興元元年二月詔加太尉兼賜鐵券遣李昇及
中使鄧鳴鶴齎券喻旨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

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詞氣益悖衆爲之懼

時懷光部將韓遊瓌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瓌書約

令爲變遊瓌密奏之翼日懷光又使趣之遊瓌復奉聞

數日懷光又使趣遊瓌爲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

懷光遣將

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須引避由是上遽幸梁州

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

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自發其姦請帝決幸梁

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載休顏守奉天懷

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

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

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

引而東縱率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時李晟已移軍

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

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於好時其下

頗多鵠貳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懷光虜劫無所得益疑懼不自安居二旬乃驅兵分爲部隊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將孟涉段威勇白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懷光不能遏韓遊瓌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戴休顏自奉天合於軍曰懷光已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上於是授遊瓌休顏節度使乃除懷光太子太保罷其餘官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皆不奉詔四月懷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絳等州按兵觀望李晟旣收復京師上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詔徵之懷光素服受命巢父乃

宣言於衆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懷光左右皆胡虜
因發怒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自是繕兵益修守拒上
還京師以待中渾瑊爲河中節度副元帥將兵討懷光
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
光拒命而衆不被恩耶詔所司別貯縑錢須事定乃給
瑊復破同州屯軍不進數爲懷光所敗時仍歲旱蝗京
師初復經費不給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時河東節度使
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帥與瑊及鎮國軍節度駱
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鄜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
光燧率師拔絳州至寶鼎慮懷光西走唐突京邑乃捨
軍朝京師旣還與瑊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徐庭

光統諸軍以圍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瓘刃其弟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尋詔以男一人爲嗣賜莊宅各一所仍還懷

光屍首任其收葬妻子並徙澧州五年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宏也昔蔡叔圯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於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於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

達於諸侯衛士且疲於七萃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
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
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弃同卽異捨順効逆爲臣至此
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音益厲豨突莫遷
大戮所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衆弃之而言念爾
勞何嗟及矣以其前効猶在孤寬無歸懷之悅然是用
悽軫予欲布陳大惠冀以化成保合太和期於刑措宜
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
曹叅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
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

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
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
懷光授首其子瓘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捨其
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勲哀其絕後乃命承緒繼之

史臣曰僕固懷恩李懷光咸以勇烈有勞王家爲臣不
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雲京駱奉先盧杞白志貞
輩致彼二逆貽憂時君亦可謂國之讒賊矣梁崇義旣
無令始又無善終與妻投泉何塞其咎

贊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凶終一致崇義多
姦國家所棄迷而亡歸自速其斃

新書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
汎掃蕪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於心
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
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
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二